



擬山園選集卷之四十一目錄

記二

香泉記

雲齋記

嬾龍潭記

可閒齋記

悠狀齋記

柏岡記

玉泉寺記

廬山記

延弓劍潭記

嵩山絕頂記

騎虎和尚記

鑿山寨路記

迷山記

紫巖寺記

擬山園選集卷之四十一目錄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四十一

孟津王鐸覺斯甫著

記二

香泉記

永寧城之西北九里皆大竹也從竹中行忽得
山山之體瘦而致淡攀緣老樹而上寺已漸圯
山磬晚動寂寞之中悠焉胥會是歲甲子孟秋
爰人劉楊諸君共飲于巖泉紅樹之間已而夕
陽滿磻人影乃虛求之幽淡胥泉泓肱清徹人

跡罕至渟而不流艸花雲林森森渺渺映泉爲
金碧光如琉璃珊瑚狀其圓魄也歟又使人意
快于塵垢之外余告爰人曰此泉何不淪石刻
竇引之下注可灌數百頃田也其爲利也亦溥
矣迨日沉而餘霞明瑟欲去而山煙晻曖下屈
磴不數步回望高巒若截相與徘徊瞻顧而不
能去

雲齋記

雲者大澤之潤山無論兮側老穉皆生焉是天
地之奇氣也山之突起巒巒飛動奮擊盤迴皆
雲之爲也張子譙明見余北都余曰路史古胥
譙明氏亦山名譙呵責也吾易子號爲雲齋可
乎張子欣欣曰雲甘心焉未數日見張子祈祈
英英飄然無憫胥雲之意或者曰雲非氣非煙
郁紛其勢呼吸漫潭而無所持張子將理民事
于多難之時手拮据躬勞瘁將鍊火生雲鍊雲
生水而付天下于憫甦宣猷施澤伊誰爲之顧
乃淡然漠然不拯溝壑之瘠修金鼓之力子而

雲張子也天下不食張子之榮子之雲殆華誣
無用者耳何奇云乎余笑之曰是惡知所謂雲
耶子不見世之人有怨雨風者矣有怨雷霆者
矣有怨霜雪霾霧者矣曾未聳有讐怨雲者假
使有讐怨而雲自如也今天下攻大礪堅外邊
無弱寇心不雌木刃弦弓饑民嚙艸牂羊星光
是何時也朕李廣不遇高帝不侯衛霍不遠跡
羊豕之間功不能獨彰欲曰運轂太任則尤悔
來勞于人所不儋忤于世所諱聳道有智則惑
德有心則險卽有管晏蕭暫房杜之才不可強
爲也獨是雲無有自執撲貫萬物含陽精運氣
經八方能使風雨臣雷師行者施從者龍大如
箕而霈潤天下因之而已問雲有將迎遯避之
心無有乎卷舒自得雲自如也雲者不曰智巧
爲也雲不奇而誰奇歟夫令雲契契曰合昧昧
曰求不得志則鬱朕削神得志則虛牟無靈若
是則下而與雷霆霜雪霾霧爭魄鬪力不但子
輕其揣丸余亦怪之矣惟其不朕天地之潤其

胥曰全其天器者乎人也雲也皆無待而不相
掀也何其如之絲是而論或者之所謂奇者功
名馳驟之事務轉革動靜不絲于自又多一胥
心焉絜曰夫子疏水浮雲皆其可笑者也余之
所謂奇者動使天下通意而不枯靜可合兩儀
于太虛無心曰都居而卷舒無藏焉者也夫無
心故天下莫能傷卽堯舜鑪錘文質救敗方且
可奏刑德奇賓之功與天壤敝何不可爲而溝
壑之瘠金鼓之力又安足曰苦吾雲也哉君子
謂無之非雲無之非齋無之非奇天地之氣在
我又何奇何不奇之分乎雲之之義其胥旣乎
張子拜手曰吾雲也遂曰爲記

懶龍潭記

庚午秋杪余讀書少室山下浙增東渤少林僧
海漚指余西遊于潭潭去寺六七里始入南其
路一峰遮于北怪石獅乳泉水清冽穿洞于小
石下行二里石路楂呀突起脚下約三十餘丈
石上花白綠雜碧與山茶族也俯視之寂闐無

聲僧曰此嬾龍宅兩蜂蜷夾數千丈野艸備文質繡錯鉤牽垂垂狀曰守潭左右突起之石與潭心上下照余鬢鬚潭寬半畝餘清而可畏若肴怪子孫於中者僧曰勿曰石墜恐激龍惱余曰何懶焉僧曰天不雨居民曰石俯皿釁之擊之乃雨不擊不雨余笑曰子烏足曰知之龍好動不已輒病所曰求鍼也又恐為人參擾龍之懶龍之智也子不知龍之意龍之韜晦卽謂之曰懶必所甘心矣

可閒齋記

維揚給諫珠巖顧公曾謂余曰吾肴園一區不求其麗不求其多贊曰石澤曰花俎曰書鑪曰水藥曰灸舫壺觴族曰蕉梅柳桂橘枇杷櫻桃菊蘭檣椒之屬吾取曰自娛焉而已若求其麗且多懼曰役吾心勞吾神也當其時字之曰可閒齋夫人之一身其爲畧物鑿而日敝敝也閒者幾人歟天地勞畧物天地與畧物皆肴情曰寄內皆不能閒也吾可閒而閒之奚不可乎王子

聳之愀然曰珠巖氏何易言閒耶天下惟胥道者不求胥意者不閒琴瑟無意也鼓之則不閒矣風雲雷電無意也用之則不閒矣不閒者不必貪逐勢利已矻其心即清靜獨處而余謂不得閒者即在此珠巖氏何易言閒耶試為子明其訟焉神宗時天下無事四十八季一字一播如吹水漚區風十雨農桑外戶兵不感饑不加刑不用于是士大夫休息于嘉石清湖楊柳蓁莽之間與田農山樵逍遙已老其天季即欲不閒不可得而今非其時矣天子宵旰日夜憂邊恤民恨不即剗大寇而鑊燔之物力不贍天下大殘天地亦思斲此而七福之畀也珠巖氏諫官也儻工已濟需枕棊已匡其不逮與二三胥心救世者東掃松花江西讐白龍堆數百日勞之數百日役之治亂保邦摧虎豹之吻已遏封疆之禍朕後一日佚之非士大夫所望于鴻才遠志者乎而斤斤于一區之園懷安而不悔也獨何歟公即胥石花竹水渙舫壺觴蕉梅柳桂

橘櫨枇杷櫻桃榴椒菊蘭之屬能不劬於大事
呂媯于聖天子勛勩之爲王室除難四海求救
中外望公日鉅而公一丘一壑呂取閒耶可歟
不歟此吾之所繇愀狀也噫一園林耶從前之
時則明月時至好風自來壺觴獻歌呂豫乎太
兮從今之時鞦韆焉焚焚焉念營四方言弼本
根耳目寢寐皆爲朝廷胥而非已胥也令賢人
君子皆肥遯隱鱗自比於田農山樵呂謹一身
祖宗尊賢敬士之報豈至今而人賦考槃閒桑
之章也不亦世道之一大憂哉于是知一園林
之細足呂觀天下之風俗覘先王之治道士大
夫之閒不閒亦曰時焉而已而豈易言閒乎雖
狀胥珠巖氏之勞佗日厥功適臻天必終呂閒
償之功集俗恬予可偷安于靖嶸之山木不願
社主蘭不願王佩余可取閒呂自娛也珠巖氏
又何得呂誚讓我

悠狀齋記

卜居于靖嶸山房而題其西峰之室曰悠狀齋

是季崇禎十季余復入北都暫與山別夫峭嶸
之西峰淡焉如雲杳靄焉如煙青綠虛漠焉如
公望孟頫之畫昔季未爲余胥嘗于途中望之
矣靈湛于胥無之間若造化之噓氣而成也十
餘季余城居又于樓榭牖檻窗楞中源源見焉
不意今居其中大飛山欲界仙都忽爲吾胥也
夫天壤間之物其遠近親疎失得離合未胥專
主何莫非此山耶而隨時所適似胥領略初無
凝滯菊妃暎翠何莫非此悠狀與南山相見耶
今余居都讀書無事何嘗胥胥爲之才思悠狀
齋已遠飛塏脫塵纓已爲藏退恬安休息性命
之處其所邀靈于造化者多矣昔也嘗閱歷于
吳越閩楚諸山于江海之際崕岬峭立隩阻險
怪巘嶸巒巒虛牝鬱盤與天爲黨茲山猶其塔
樓也而余寢寐乃在于此則其悠狀者爲其近
而不遠歟親而不疎歟合而不離得而不失歟
不幾乎余所專主也耶噉乎真意在中欲辯忘
言狀齋可言而悠狀之故吾亦相忘于鬱律長

長巒而已矣

柏岡記

孟津東七里龍洞山之西一里柏岡峙焉三面皆山若幃幕西瞻王屋穀巘黃河一白練兮鋪蒼茫之表明滅肴無爲席下物余與友人數飲其處家大人子弟皆載酒與筆墨或肴陞詠衆栢數千如髮如草而前人不標題何也此地之遊宜于春秋春則單椒秀澤連他峰呂相亢樹之枯者倒者密者疎者穉者壯者杈枒虎牙青崖煥發如柱如几如屯雲如瓦苜濃麗于栢之前後可娛也秋氣微白红柿垂實火齊寶珠可玩可餽懸之席間一望數十里飾巖綺丘乍溫乍涼怪異千狀造化固已此私余紛綠駭紅香勃翠媚人世之所不能爭者也大江呂南肴此邪無此邪狎主此山而雄長之欣勝踐之同和笑塵纓之爲滯每一臨况詩暢飲喜悠焉忽醉

玉泉寺記

自高梁橋西行高梁晉舊地見智伯事山趾爲

甕山寺爲圓覺田左焉湖右焉水光澄湛無塵
堞土滋潤不剛波演多鷺鷥餘水鳥不知名叢
薄瀾蔓多稻田江南人僦耨之曲盤者泚溪相
黝溪又肴亭相睨無次第排耦可喜也又三里
爲功德寺與曠野衍田似南康地溪之亭宣廟
警蹕所駐也近玉泉又華嚴諸寺皆圯甚矣泉
水湧山腳北甚雄壯聲亦奇駭西山腳泉數十
處恨爲房室罄揜泉之遭亦艱難如此南爲趙
公園園東爲堤海棠寂寞臺屏無主寇來燔灼
狐狸魑魅昏哭晝啼王氏北山數園皆狀物固
肴帝旺哉西山腳跳石崖句身拜履如猿猱始
得行跨水越泉恐隕于溪溪肴淡淡淺淺者粼粼
藻荇綠嫩可揆也其上爲漱石軒軒之內石洞
邃不知幾千丈不敢入僧數十入而避兵亦不
敢入竟能匿僧洞中刻鏤諸尊者拾石路級上
爲呂公洞又上爲枕霞亭偃僂于峭壁其上則
山顛也樹色宵昧新雨弄煙黃菜之氣若鋪若
斷湖面碧黛大類西湖四面橫觀山西又開嶂

中兮四凸而玉泉山之肩尻收拾無遺矣或曰
香山甕山若轉于玉泉前後不洵美且仁歟余
笑曰子之意何能使屈縮就子乎設造化屈縮
而就天台雁宕石門峨嶠皆可羅爲園囿中物
造化多事矣

廬山記

東林寺之爲廬山啓路也舍舟陸行自江州來
石道作椶經西林離兮蕩潏三波而下雄諸巒
炎啣湖麋水擘巒罅飛瀑多而開先寺爲冠遇

石之武斷者觚之不下欠伸緣石趾走矣爰曰
黃巖文殊塔康王谷夏脊怪瀑與子偕往于是
又蹙躡十餘里乃踰嵌石臨澗壑乃覲文殊塔
瀑布兵車齊犇海濤樹立白蜺千羣崑象爲之
冥蒙不可詮也繇歸宗寺經白鹿洞觀五老峰
邁吳嶂山徑白鶴觀棲賢橋覽金井玉淵之勝
明日登御碑亭看佛手巖在咫尺倚其峻緣其
外仰于首甕于內殆所云軫而昔疾疾險中之
謂歟雲氣林先感于剗而休于氣體至大林寺

雨漸霖霖行也者必畏畏也者必撓九派潯江
風挾勢夾與山張弛明日雨歇又入獅子巖未
及經其上過雲峰寺未暇入算樵斲藥苗樹根
遠歌而歸佗如廣巖普照竹林與丹砂峰九奇
峰白雲洞五乳峰蓮花菴諸處皆已日寓之而
已茲遊也山之幻怪翕忽一情一類令人森淡
躍爽見吳楚秀淡諸山如小塚蟻丘衆水來會
卷動日光各金蛇蜿蜒泉松琳宮芳艸靈木磅
礴鬱積怪瑋陰蕕余不測鴻濛之位置矣噉噉
士大夫棲身霞外濁視功名豈無所見而狀耶
淵明道祖少文太白諸人何功何名俱沉晦于
中不肯輕出詎爲矯異之行哉今而後余行將
結廬其中矣

延弓劍潭記

延弓登舟舟不似北方畫船兩壁山數畧重水
色綠如鸚鵡之毛窺之虢虢畏人淡泓渟著不
肯流疑雙龍畜子孫宅其下畏其怒動焉者東
下巖上松不似黃田茶洋黎嶺之多年歲也白

紫花甚秘時時飛入船窗坐人衣裳溼草猥
紫蔚欲流水氣嵐煙舟入其中前瞻茫昧不可
覩若無路咻極目崖岬無復亏疇忽焉胥路方
見轉圻回視前江鎖閉于蒼濟不復見矣澳舟
甚小遠視如豆粒鳥音一鳴山空宵窄殊自清
越比之吳越周齊山又一面目也山泉彌多白
界可愛環眺冲穆不知身在翠微潺潺中矣江
中多怪石璽瓏嵌異時來午船舟子避讓焉如
不及而桀起雲濤拍動磊呵擊巒隕而星宿破
碎若將鑽空而窻石之爲水淫者太湖諸石不
逮盤古來奇物也余思羅致之小園而崑山隔
越爲之咨嗟久之

嵩山絕頂記

辰飯罷攜榼從者六七人自退居後山登半山
多橡棗樹高不十尺行十五步一憩喘定又行
十五步怪石大如堂室巉巖欽嵌碣礧不可上
草翳無逕老樹瘦根倒拏於磴邊黑鶻一鳴巖
谷劃狀是日晴朗白雲蓬蓬起石腦脇間上視

卽霽也過大石林樹益明生蔓延於截辭中隙地少許土雨後土潤印一虎蹄類小盤左右皆懼於是疾過之余命磨墨題石壁上數大字曲折蛇行至一石匣南瞰谷下皆煙嵐風自東來力甚鉅衣皆解繇石匣巉嶮蹲身手捉石牙折而西上巋狀如削八九丈餘則霞梯也石脊岷身貼於石一足着岷處一足方舉如猱升木直上無斜側勢氣數歇始至峯窠一泉面寬五畝深不可測泉口八九寸余手疏其穢雜冗石木葉口寬尺餘滾注下大壑中如雷鬪聲不可邇少頃抵佛堂將頽佛像煙煤香火冷狀四面墻用棘防虎豹也南卽摘星峰西卽天皇廟是時日將沉矣夜宿佛前二僧爲煑芋山藥飽而卧焉明日眎登封城如盆大觀哉下視黃河伊維如線太行鳴皋伏牛箕山許由山潁山緱氏山皆培塿相連相拱循王子晉洞下夫造物之自無而胥吾嘗信之山頂大泉諸山羽翼各現其才技類手爲之刻鏤者是故大小相師何故雜

處而不亂狀山一鬼神也嶽降申甫狀人亦一鬼神也噫彼造物者既生此嵩必胥呂死此嵩則吾所不得而知也

金門山記

永寧縣西南

北里村在山中竹樹如鶩晉大數畧頃環塞之南爲玉笋山給諫張玉調數世居此高切雲霞若連珠狀西南山逾厚四五百里莫之旣樵人渙父似桃源與外隔招待御邢舜玄騎馬十五里渡溪水馬不溼腹經玉笋諸峰下山勢負氣

出力已爭勝于西北峰路傍大石如牛馬又渡溪水抵金門山麓竹林外人煙靄靄十餘家乃段氏也余與玉調賈勇歷崎嶇絕頂四面望熊耳眺盧敖山錯繡相亞舜玄登半拾石華一狼從石壁避余入東高峰其上黃帝時伶倫造管竹尙餘數百竿石佛頽屋破無僧雨忽至日啣山尾營輝坐人衣段氏餉余騷客曹陽虛亦至卽席限韻酒醉仰天大呼嚙嚙一登峯壘煙雨來奏况於淡入而久居之寢食云爲又何知夫

逐逐無厭一切羶畏之塗哉是時玉調召直諫
謫舜玄召養親歸余召請假歸時崇禎己巳九
月十六日

騎虎和尚記

庚午冬過二祖菴之東石室數處太少室所繇
名也外望之厓而入之寬空四望皆青石如人
在井中上視太青如脊所割石道噎且多頗樹
不甚多樵蘇者之尋也野卉起栴生華南石室
中一老人着長衣敝上牀角一泉一瓢室無長
物或又六月不食髡者曰此卽騎虎和尚余乃
長揖問曰奚召騎虎邪髡曰此圻椒樹二虎來
恒睡其傍和尚卽罵之召杖扣虎齒虎伏身墜
目不敢怒山上人見其騎虎行虎不能死和尚
也問之少林髡亦云狀和尚面不枯而澤似脊
道術者問召道不答問其季不答少林髡曰師
不知何方人季百歲脊又矣孽險履凶虎無梟
心甘于樵蘇之人不敢甘于和尚何愛于和尚
此何爲也耶余又長揖問功名事和尚不答嚙

哉其洗剔精魄胥神呪已牢其身耶其檻彪籠龍已小用其遺力不肯用心于家國者耶若功名之士彼綴革刳心也久矣時余題石壁曰人乎虎乎出乎處乎孰尸無事乎余今居長安鈍口淡面時思和尚意為螭縮歸必訪之嵩山矣雖朕未知和尚復在石室否

鑿山寨路記

乙亥余轉南掌院九月抵津寇警又徧津人相顧盱愕余願出城鑿山寨咽道咽道塞北大河西南東皆寇卽卷甲至不能越此隘口溪塹薄津城矣遂輕騎率子弟家丁一巡簡隨之余顧夫六十人厚其口賞鍾鋤諸鐵器邪許力作之聲震林木土堅多紅石器易缺折輒更器而鑿窮一日及二夏月色熒朕又取酒勞來諸勤者惰者咸兢奮焉鍾誤觸石火光激射兩日夜鑿溪五丈寬四丈穴已竹鎗削木浮已土雒之周公廟夾馬營余詳已告示張戒商曰商不可來也來則陷于窞無完肌矣若流寇請從山口入

吾津願背城決雌雄寇之邏者得告示後二日
行耀店曰令旗掣其前隊曰孟津鄉宦告示誘
我也聳彼鑿阬深不可往火光照遠邇勢洶洶
竟掣回

迷山記

余季少好遊山任意騎一驢引一僮奴入一山
不知爲何山也愛其樹木隱奧任意登攀又行
六七里岌業崑丈谿訝窅冥倏登山頂皆穹田
曠狀無人田之畫界環曰大壑不可過壑中詭

狀蠹懸珞絡其下崑仞不敢窺僮牽驢作苦曰
日落矣尙抵家邪偶大雷濶電黑霧四合對面
視之不見僮矣雨下如錢貫任意從一壑下皆
懸側無路四山水聲崩天轟地樹之杪人之鬢
無非雨霖又俄而雷電走足下僮滑倒驢逡巡
余亦數躓數起九月衣裳寒不可忍少頃山澗
百谷水集深數丈不能上下下則沒大水中私
禱于神求拯俄見一火光處喜曰斯山從無居
人何胥火光耶與僮赴于光光似漸近又行數

步則一茅屋也叩溼門無聲僣呼之一道士出
曰王生也何自來何自來山中可夜行乎不遇
我礪水漲發害汝矣時召一杖引余余引僣僣
引驢鳥道盤下雨彌大雷雹彌狂猶溜溼石危
甚如行樓脊房簷怪石巒岼猛風飛沙豺豹嗥
號或行宿莽或穿灌木或接懸藤益慄慄狀行
久忽得龍洞山口初不知得至龍洞也亦不知
道士何如人龍洞山口又一弓田去前山低數
千仞龍洞下山去吾家不三里道士笑曰此汝
熟路可歸矣忽不見

紫巖寺記

紫巖在孟津白坡之南山其來不可考余于乙
亥秋同仝獻白家四弟匡巒往入寺柴門寂狀
佛龕堆落葉古磬在几僧不知何往也佛殿前
一泉離地面四尺水溪湛不幸召土封錮之日
月不親雲華不生僣汲煮而失于灌溉山田味
甚清恬安譚可煎苦薺山張兩翼前水直去不
灣抱故寺亦荒圃兩山相牽相扶若斷若續募

礧枝峰散峙于穹疇衍漾之中山形不巉聳刻
露崑洞不斷齧號稱奇茂故韻人罕至品題鮮
少無爲山一洗塵氣者東峰下多小石子五色
斑啾予欲與獻白飲而日輪不待矣少頃人靜
山青樹疎雲淡與四弟下行過二三峰寒煙衰
艸之外始眎眎會心遠遠聞舂磬聲

擬山園選集卷之四十一 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四十二目錄

記三

登華山記

靖嶸山房記

居庸關記

龍馬記

虎丘記

鳳泉記

九龍池記

十一溝登山記

仙觀西至龍溪山記

錄

白洋河錄

夏鎮錄

張吳店錄

月山寺錄

龍溪錄

偏梁山錄

三潭錄

擬山園選集卷之四十二目錄

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四十二

孟津王

鐸覺斯甫著

記三

登舉山記

舉之在臆也又十季矣迨辛卯六月予攜雷孟
二君述今季春夢上一山非人間恒觀奇奧浩
衍踞於巔日月走其下忽逢謙道士自雲臺觀
玉泉院入西北隅峪時燠煖遵又里關水山上
下一石無佗山巖積狀又南為婆蘿坪東塹大

上方諸避兵者臺榭鑿構于隘塞陡危雕檻皆
生雲際禮白帝宮斤長圻蓋希夷峽高凸巖獨
又南藍舉毛女峰下詰屈十八盤兩峰夾振水
泉始霆輪曰特曰怒跳震負力石罅穿犇淫于
雜花怪艸藍紅爭色折而東樹秀密潤陰水漉
倚北斗坪寥陽洞蔣蔣神宇爲藏經閣中坦爲
救苦菴束短禪蛇趨過回心石石削焉數千畧
丈無腹醫一瀑絳下道士曰拾級手縞鐵纏畢
牢而井之緝曰布稍斜水洳滑道士瓜子右踵
納諸小石穴曰納矣始拔左踵又步一停俟喘
蘇乃徙其步欲受弁勿務急急斯繒欲靜閒曰
耐耐不侈庶幾免於貽害謂之千尺峽斷再上
骭弱如蟲木壓如負脊季久敝復敝半焉又所
謂百尺峽也峽盡復邪鍊纏丈二石橋曰次代
下測之剽甚三週于茶勢若緯鍊纏一丈六七
尺爲黑虎嶺轉陟東則爲紫雲臺關聖廟瘟神
洞路蠲蟹行南躡雷君曰此老君犁溝西頰廓
狀雖不井短石欄仍引鍊纏巖首首若將墜防

上之人之足趾下鱗次人之髻貫聯邪許佝僂
徐授之趾經懸塔百餘丈數數息定束身車箱
谷句迴而東之履徇孫愁外綱中陝絙呂布南
小徑松見爲鐵牛臺又迴南往石堪一天門構
神區孤峙無侶寥寥一柱爲北峰自北復南稍
斜似捷之乎渠也又鍊纏數百丈西壁削豎礎
礪脣無齒棧齮嶢嶮蔽半天日引鍊纏目不敢
旁旁必眩偶睨之宵窳兼大漚若無地乎云屢
蝸牛附黏或遇峻吹軀圈豚旋氣躁斯底上不

弇天明將昌作規呂少利不彳亍踳踳繇三元
洞赴卧龍菴脊噦龍神黃冠攸棲與北峰等突
立勢更乖越呂鍊纏爲弓之檠西顧空虛毛女
峰藏經閣千尺嶮咸俛鼻臣伏無敢仰面者東
峭舊準之飾尊化下屏其匝也三之而呬之中
懸河漢一綬蜿天螭地道士呼雷孟池吁啞曰
今日孱仞跨蒼龍嶺矣如大轡長袤三百餘丈
天倏大雨浴灑泉洗山之垢鍊纏短不欄帶白
菴蘚斑相踦比之攀井暗獨龍嶺孑孑則隴壁

斬絕雲不罷心飛駭不寧魂道士布繫搏呼翕
周廩不敢出一語回矚疑大者獲小者馳微者
螳緣木低頤磕吻絀肩掣腓莖不窕風習習吹
若風顛雨洊乎眎死生類細蜉韓昌黎下而哭
砌硯磴磴躬在太無不能勁展可已哭上龍之
吻雨復霑遮八貢大石龕西經日月巖面而手
石穴趾石穴苦身鍊纏如前引多齧尋歷將軍
松樹爲雷火燔枯狀老虬仍繆蚪不自貶數大
松盤擎青蒼條肄雜艸木花香媚可摘無論幅
狹天之養物不搖兀也信哉抵天馬石土地廟
一老道九十餘指爲中峰顛靈官洞洗心坪迎
陽洞睇仙人掌乃灼圻龜紋髮五指山弟之美
石俱外黝內白質用詭肆耳經南天門八仙坑
賈氣弗怠雷君曳道士曰前非東峰歟道士曰
狀下不可跬步磽礧斗直而割微見其門搭上
奧顛窳窳鞞鞞眼之而已北覩蒼龍黎溝邈爾
呀豁較茨陁峴埵不啻也雷君曰若鷄子嶺則
夔焉涇蠹無鍊纏靜者不趨觀賀老避靜室叔

卿奕處避詔巖薄窄無鬻剝若缺口狀予益疑
造物之伎倆薛越憤盈允戟芮不亏矣逾慄慄
蹈薄冰視納左右踵其阨隘十加七八摩盪極
玄琳條虛御聳出無迷不字之曰神皋奇奧第
一惡乎可又小坦東焉又俯窪半礪水如虎豹
呖聲略童土松之繁昌獨盛蓋精物貫臨黃河
渭灞地事不文寂寞爲尸胥是夫明日澤州司
君亦來道士曰過松檜峰蹇萃孔勇卽玉女洗
頭池萬壽龕人狎而激雷害欽山木土禾胥其

事斯則黑龍潭之爲之也東南爲沖霄巖洗天
池高絕渟泓不泐水窟作府夙爲龍巢一神祠
揭一刹東南締西嶽神殿天地一裹羣峰呂類
來外則秦山緬通楚蜀所紀互牙如屏者咸曰
南峰爲宸居母舅物桀傲不敝其是耶若夫煉
丹廬文公祠劍臘焉一線無鍊纏足五寸在石
三寸在險壑窅達西峰蓮花峰摘星臺黑風洞
呂公堂無瑕惡胥幹胥榮胥根也函鮑韞韋而
率嶽之英湛之黝糾灝靈陵緬備矣予謂二君

日山如文近人非至也予五十季胸中一舉銳
之于之擁之及行匍行殼行十日遊六日雨得
與君糊空撫太沖枕破鴻濛手揆玄元繇戈秘
不知上匠今六月亦云夢耶不耶率上寒如冬
絲縷廉凝闕無一步蹶下山如別骨肉况秦蜀
兵沸寇突來上方陰生也金甲為賊而鞅掌人
間塵務日月蜚駛季又遲莫如此築固浩衍奇
奧何日誓墓回心也歟嗚呼晚矣

靖嶸山房記

昔江總石室銘于正域庾信玉帳呂為隱士彈
琴之地余聞斯山之岑寂勤恁久矣值中原多
寇十季不殄金虎之噬倥偬中又不果築始于
丁丑之秋買其山去津城二里築南為南華軒
西為羽衣舍其上為范少伯張子房祠東為靖
嶸山房列棊几陳韓柳兩漢先秦三代書東北
山為白衣大士洞緣崖而止上為覺海寺初卜
基無龍工鳥工尙未構也西北山為天人洞塑
三教至人余朝夕游息其中噉乎天地時察艸

木成章人能忘世何地不可况斯山之幽隩孤
清太形羸黃河不訕景附峭禕天不召此山賜
我而佚我乎哉余營此山足矣山之北初入高
阜橫偃皆柿林類龍皮蔓也曲而東櫻桃溝界
之曲而南歸焉如屏天風至大聲嘈嘯百籟聳
山山之靜若不受也上之田可爲池隙地卽欲
構覺海寺者脊藤脊榴山如樓三階脊香雲洞
洞上卽絕頂伊維瀝澗編焉臣伏于南大壑又
界之接南華軒南華西山特立危峰峰背不知
何代鑿三大洞或古人避兵處路崎崕繇引繩
始至險怪古木虬屈下臨不測蓋帝之觴百神
仙之避風雨者也蓋爲山房者雕幾則已細城
市則已辱繁多則已汰枯稿則已陋今外閉內
閔轟列嶮嶢鐘磬之聲琴書之韻春鷹夕貓眈
勢經帶互相響答不細不辱不汰不陋江總庾
信之紀未知孰愈

居庸關記

紅門西北轉嵐浮乎碧秀權乎朱魁陵旣陟而

踐藁芳步益日高樵者曰此卽居庸天下九塞
一爲居庸所謂八陁也戊寅祭事畢始一登臨
寒氣悲瑟勉上前踣山泉爲練爲虬爲絲竹爲
老虹爲怒猊爲渴驥砰泮嶒岉于石之牙頰采
神農蘿斲堯時之髓如入天阿兩山夾持一水
坡陀凌緬遠望蒼茫脊氣槩天窮大漠升靈苞
秀于此險則險矣惜乎城太痺山視城上高峻
于雲端敵如數鷁持山上俯而瞰城中如漏甕
下攻下頓城必不支城如位于山之高峻也下
與舊城一焉可已恃之無恐而謀不疎矣

龍馬記

余兒童時戲于河壩父老曰此河中下多石子
脊聲曾出龍相傳曰爲怪余亦訝曰爲奇後數
十年閱石碣所紀載知爲宓羲畫卦八卦犀端
龍馬所負之圖龍馬所出之河今孟津西北河
中漩渦倒流者卽其處也其地繇底柱東下衆
山鉗制石骨水無所發其憤恨躁急洑濑頽潰
盤曲放于兮原宿莽得曰暢其所性如怒如悅

斯河之舉羸用奢而不受絀抑之一端也按圖
馬微類驪驥水脊火炎身龍鱗首口鼻類龍歛
成雲無角毛文八卦乾坎艮巽震離坤兌冒乎
天地神鬼之道爲千古文章鼻祖嘻良亦奇矣
夫天地間最靈最祕之竅鴻濛若脊吕司之不
輕啓而示其象于宓羲吕手闢玄沌剖露文明
蓋天之所吕資神聖而自釋其苞結鬱蓄之意
者乎繇是始知父老之吕爲怪者千古吕之爲
大經而非怪也規渠三才權輿屬類賢不契非
賢智不契非智聖不契非聖喬喬皇皇範圍曲
成綱紀人鬼者得宓羲而始靈獻也歟不狀西
狩獲麇則從而斃之矣世之晦塞天之意不轉
爲鬱結也歟余謂父老之言是也謂天地守神
使之費而不竭不獨圖怪也馬亦怪也河亦怪
也文王周公孔子亦怪也宓羲尤怪之怪也不
怪不奇天地不亦昧昧腐弊之器乎如是卽題
爲開闢一大怪而孟津一怪地也不亦宜乎

虎丘記

虎丘去長洲城六七里傳爲闔閭葬處王珣王
珉別墅也山勢盤結神工鬼斧千人石劔池鶴
澗似匠鏤者啾珣于咸和季施爲二寺唐時通
二寺爲一宋名雲巖數廢數興莊嚴閣三層遊
客盤桓必尋勝于斯王氏宗門貴舍墅爲寺今
亾矣夫余于秋淡日光水氣相迫相盪青山黃
葉楓樹綴丹昔人云秋景淡勝信狀

鳳泉記

宜陽城西十里雒水南涯胥山多杉檜似壺狀
與客先至鳳頭崖崖內嵌似懸鏞中空陷多鴿
與異鳥趨怪走奇瑟瑟剔華其自持威而猛崖
之西石梯修潔神洞所已凝香火也洞似傾覆
眙目褫魄石力肩屨刮垢努痕與天地讐焉山
能無意乎佞躬而上水渠濬剛似江南樓梯之
田亦一奇也聞晨梵甚清毒霧昏紅之氣皆爲
燦縮似不敢逞一佛樓高高出圓其門佛殿東
隅竹鳥立蒙密無路披竹而緣小石山形謙而
南退已讓遊人雖高挺狀淡冶不似鳳崖之雄

獨可戒矣至一亭則身在壺中亭不廉麗甚無
典要而葉秉敬酸腐一賦類元詞曲刻于石石
脊何罪其形墨而天且劓如是乎可見文章精
魄與山泉氣脈奪彩增妍文焉繫之豈可尸語
浪管使山聾啞斯亦山之衰病墓死也歟名山
之不可輕為題詠也如此亭前一潭方十丈綠
深無底僧云潭中湧麥穗脊濁水則知山下維
水泛漲矣水面萍鋪似疏勤國織罽大槐樹五
六株似醉似癡似千季老癘者石骨墮腕自若
能知山之受榮受辱耶曩鳳崖上田剛柔姿婉
惠鳴花叩林其儀似為脊情余忖之曰西峰泉
歟崖頂泉歟東峰泉歟客不知也余曰渠必潭
之為也已而問之稚僧果狀

九龍池記

戊辰春脊事于西陵觀長陵冪松遮道喝形為
回龍顧祖入脊結為金星明堂弓遠數水外抱
自神道過二石橋西陵卽神宗佳城南裕陵卽
隆慶佳城遵而西石輜輳礙馬蹄不四五里過

怪松脊亭脊榭在蔬園之西池中菱芷芡蒲沸
沸東流亭南向神宗數駢蹕焉大楊樹鬱島淡
莽荒唐舞館北倚山石大似鐵丘浩哉矍矍舉
陶罇于山半且春且夏且秋且冬他山之層巒
遠岑絳宮縹瓦明月東上悠然脊感紅翻青驟
桃李無言

十一溝登山記

津之城東去靖嶸山六里曰十一溝余與李雪
湖妹夫遊十一溝且觀堪輿溝東今為李家寨
十一其西溝也山不傷于鑿衆峰叅天如蓮花
內不挫旁不腫余登陔西南上望樹艸俱膠流
徐上斗如從壁上三面皆大壑風颼颼紫蘂紅
華色若頓牟又盤辟行愈上望天如拳四山約
之也取諸急不知其峭之廉也峰之參差者必
得綬引不狀若韞菑與爪俛而齟也又行離山
頂餘二三丈四顧無小路欲上三面壑吹颼拂
衣欲倒乃解其衣三分其土而趾其一內半之
外半之稍錯履則墜于數十丈下矣雪湖在壑

中喘息不敢上余顧之驚怖崖欲泐矣土欲飛
脰短胸急脊力而不能走目不及辨陰陽自知
其蝟而委之不勁也山頂斷崖上一樵者曰危
矣夫子之行也曰腰鎌自空擲于前余曰鎌斫
路三斫而一穴納一足于穴又斫又納一足于
穴三十餘穴而跳于西半崖脊路得已則止翼
不得已曰樵者之鎌爲之也不狀其憚也可傾
其齟也不可上

仙觀西至龍溪山記

辛未同丕溪履吾經偏梁宿石樓峰下明日早
上東崖折而北多竹多石約四十里入西礪突
焉高峙兩岸夾天天亦受束上道院無黃冠履
吾曰爲盜啖也誤曰烏頭爲芋方入口飲泉下
礪稍甦西視似無路折而入于複嶂則岬狀石
磴卽路也攀鐵上數里足不敢曰寸踐于外目
莖觀步膝拄乎頤前者之踵縣後者顛上躬鞠
如獮慄慄不敢仰遽條難爲屈伸丕溪廸之小
蹲穴中上矚忽脊一門則喜曰峭壁之嫺妖駭

心者其如斯已乎扳門則從井脣出出而豁狀
又一級半脊兮似下之溝底者憩焉折而東週
行十里皆兮屐齒皆舄丈霧樹林如薺土止二
分而驛剛不惠皎青含紫石樹若經琢鏤也折
而西望南溪東溪滄涼二白虵春風漸顛狂雲
密來似淙潮驟湧粘天簌日仰而西望則喜曰
脊觀焉北上下皆橫鐵色北遺三楹南三小楹
西一臺三石楹兩松攫拏旁樹不知名如山鬼
引怒猊伏兕雜已斷劍折戟刺縮困蠢橫天匝
地空中別一奇宇矣又溪曰其如斯而已乎履
吾曰西脊縣日星而下流者水寬一丈峽叫崑
如舄龍奔厲鬪逐江海虺鳴聲行者不轉瞬過
石橋上則神祠巋焉獨升而躡天亦受摩突焉
夏高峙數百里內之山皆拜伏拱持若大國之
轄小侯也遂宿其上煮所攜米豆山蔬腴松枝
爲炬夜稍寒問之履吾曰此龍叢已崑產人蓐
之嶼也履吾曰蓐葉如馬纓花葉生椴木陰莖
長開花觀中亦無道人不可求矣及卧氣櫛爽

天風周作陰陽頓易闕星宿俱低垂則愴曰海
寓兵燹張甚人死如麻蓬勃勃走竄無地茲山
西北脊一石門古藤老樛幽奧排冝可爲菴不
可召避地耶一寐而天曙峰隕雲舉天不受拘
而豈焉弘肆至于砌砒磴礚往來逢泉欲登西
絕頂窺金簡玉宇之書而仄溪急于遊龍溪榭
之回下折西嶺行空際仍不敢外錯一趾爲愉
爲悲山能移情天所篤也人欲勞勞于城市驚
功名者獨何歟

錄

白洋河錄

南之避也與叔諸弟侄子女壻姻家眷屬百口
卜筮走望不敢寧居之白洋河十二月舳艫百
餘屯聚不進問之黃頭曰我輩居此半月矣爲
水淺不能勝舟水纔一尺耳水之不利召重君
之憂今幸背後無寇讐二三守柩者是召尚不
日駭也日之將中舟人下水先召篙晉圍入水
召眠其鴻與殺水弱一尺之外弗之能羨矣衆

人邪許拔船泥淖中聲如雷予曰爲遲之數十
日可曰方舟可不窻焉可曰不敝不甌彈琴摘
詩于舟內小几上驟聳兩岸大譁曰舟行矣眷
屬諸舟銜尾皆南行百餘舳艫旣行仍淺而一
尺仍止不得行予驚曰水一尺耳安得于泥淖
中鼓柁游泳孫順而進耶亟起眊之篙入水丈
脊餘矣異哉半月一尺水莖箭下弇脰上不沒
人之膝濂焉曰眼之防梢不能脊加也胡爲乎
乃利攸往漉漉深波與舟相得不匡而齟者誰
之爲乎況倏又爲一尺淺百餘屯聚舟又仍滯
于泥淖邪許不能拔何爲乎黃頭曰水之不淺
丈脊餘河伯之戚速哉不朕我輩小人司水也
久未之見將水腹弱且將灑頓爾瀆瀆旣忽又
小而不瀆吾不知之矣焯焯天策非河伯其疇
爲政歟叔侄諸弟子壻皆求驚詫不必遲數十
日曰爲異也行一日餘驟傳北騎數萬南下鼓
柁者歡朕曰我輩生矣後百餘舳艫罹兵刃慘
欲望吾舟之塵垢而及之其可得乎又一日血

揚山園選集 卷四十三
跋一二人至曰君之舟水變淡皆無憂水變淺
今皆臭爛數千人無噍者

夏鎮錄

乙酉初春流寇大亂于晉豫及山東二月予攜
家走汶上騎賊數十遮行者躡予竝行四日慄
甚至濟寧予易道士服負劍黃繒曰遯濟寧買
糴始及夏鎮不知何賊數千下鬪周之曰大礮
旗戟四塞不令行矣予謂彭朱二君曰是豈第
困辱漢使者而已哉予占之曰先震後吉不踰

皆也岸賊卒持矛相向舟中人面如土後二十
舟皆暗泣無敢出氣者喙息屈抑曰爲無死所
予曰第勿動可耳賊卒又索珠寶繒綵迫脅諸
僕從貪覲將鹵獲目睽睽也忽一騎持紅小旗
曰此真尚書王君也勿擊開鬪縱之行忽北風
大作鼓帆飽風而南方行後二十舟皆哭震天
曰刀鋸相讐危在旦夕王先生救我不狀禽且
到矣天誘其衷先生忍不獎之乎予惻狀命舟
人返糴舟人徃焉予大詈始返告諸賊卒曰好

揚山園逸集 卷四十一
報汝將軍此我親申草莽播越坐視其泣委之
泥不得死所我何敢卽安耶諸卒一舟索鎗數
百忽一騎馳去旋曰從王尙書言其各牽羸馬
來其父兄婦女不暴骨哉二十舟面胥人色衆
半鉅族始啓闢尾予之舟迫于瓜步各椎肉乘
壺酒相謝予曰均困辱耳何謝乎各投淚辭別
偕者朱丕溪彭子錢及丹徒又遇藩邸惡闖受
其窘因思占曰先震後吉岸狀而去

張吳店錄

庚辰十一月民薦饑大亂予自北往津家屬前
行被土賊二千餘圍于張吳店東埜予躍馬引
家丁二十丕騎鳴弦犇入齊喊斫其陣賊奮力
持長矛短刃矢鏃三四飛肩外不及者二寸健
丁射倒數賊予亦刃六七賊賊始披靡又馳馬
逐北斬級百餘行二里伏發又鬪于巷又斬十
二級予至新鄉各賞胥差夫國家養兵寢弛空
糜口食已耳雖胥徵發車甲煩興徒多調遣之
擾加資糧之供一呼而不能集卽集矣不肯犇

入斫陣徒罷苦郡縣民村墟如埽自此郡縣不
支矣他郡縣何恃呂無懦乎是故流賊所至輒
破禍深無救當事者復招致客兵長竿毒弩不
呂加諸賊而用呂劫略民武弁烏合鼠竄求攘
奪呂飽其欲全無報國之志嗚呼秦人視越肥
瘠豈何毛髮之相關耶若實用其力卽二十五
騎可破二千餘賊相協相憤比閭族黨之兵寧
至敗衄至此故兵之上下虛支不釀禍者鮮矣

月山寺錄

河內北六十里從東禪院登山其徑戚促北上
池盡石鬱律當道小廬轂轉西下柏坡幽叢蒙
石面寺南焉高視地不知幾百丈蒸蒸狀二梧
一泉僧封而井之其宇兮敲亭飛甍嶻嶭曲回
夾輔前十里爲清化鎮縣岡聳城頗桀冢勢相
凌觸也西南卽竹林稽阮劉靈山濤家焉其體
疏通見嵩室伏牛郊廓若列俎豆非山涵其泉
渠泉渠孕其竹樹實乞凝質登爲靈區否則安
能蒸爲人物乎攜登頓下磴同爰張玉調李庚

生辛巳三月也

龍溪錄

龍溪在山西陵川之南五十里隔山千重登鳥
仞厓履空中與貴履吾披艸樹鞦韆穿瀑布嶮
峭水多結冰柱是地也四隅塞山怪石若犇雲
溪水瀾瀾天半蓄其怒納之泓下過此遇茅舍
三四家在窪處一溪北來溪傍兮石澗數十丈
余書龍溪二大字命工嵌于石履吾引予又陟
南十五里多奇珍花艸綠縹紅織峰勢鼻口呀
呷相銜股臂相維入一小石門水一區石房十
餘間躡石磴上石樓石亭窗櫺曲檻米穀几席
檻皆石屋檐雕峙不似人間鳥飛俯窺其背北
稍下十餘步一大石洞洞有�小洞仵鮑入鉗取
水清冽而甘可避世視大行衆山力則濇乎晻
溢取酒吟嘯者久之吾嘗思造化之心術幻于
雷雨實于山川天不輕以畀富貴人惟遐舉幽
人始得兼而育之故濃豔金碧綺幔繪閣獨以
處富貴而是地之嵒嵒蓊濙則以待閒居者曠

廖奧衍曰解鬱曰養沖也尚謂天地無意乎哉

偏梁山錄

癸未秋貴履吾約予與朱五溪作山遊遵三潭
過河溪入又上北山訕要撓膈越高峰下飛嶠
邇鬱浪已為奇矣而復礪雜出土肪岫益懸空
激壯日將沉一山方稜叅天石錯峙為樓閣狀
渡水為石龍渦近石塚土衍而人淡山農餉黍
棗饒桃杏酒北山大嶼硿礧又曰為奇矣土人
曰此偏梁山也遂止宿山下日既暝挑松火夜
坐羣山靈籟岑壑化為天色翠巘芳洲岑苾育
聲天地松水合一景更奇呼酒酌二君曰今日
倚霄崢而棲豈非得意于塵垢之外歟

三潭錄

自蘇門山西四十里隔林音如磬泠泠狀乃
溪石相磕聲踐石過水面多綠落北入三里卽
一潭可見者淅漑色藍剛崿卷屈沸鼎出自隙
為嶠為垣為紀為螯互相吐翕倒樹懸柯蒙絡
陰奧潭中水族墨異小魚鼓翼若葉影皆虛行

擬山園選集 卷四十一
曦影半不灼射又周折北八十步卽二潭可見
者石如鳥如豹如蛟如獅漢激與潏瀨雷霆戰
擊鼓鏡金鍊旬濑駭人較前潭益猛武其色變
之而黝矣又曲脊虵上仰面行步倚木石下瞰
卽三潭森角疏厲聲澎湃起丈者闔闢于坯塿
狂跳盤陀七八尺者旋焚輪者如大甕者如屋
柔者濶濶泐泐其不可見者疑肴神物鬼工衝
鞭險阨千蛇噬嚙硤硤礧礧于斷齧間皆碧黛
散爲白大球小碎爲珠羯珠其中可懼也嘻天
地狡獪故爲此谿訝不獨拳曲擁腫其所召簌
蕩陰陽威侮宇宙孰謂造物者之玄靈固可測
乎哉若夫香風下起巖峭異花四面蠹疊我輩
身如飛羽煙嵐亦與之空湧輕噓或冥或合則
空澹之致又一觀矣非蘇門西北之灝氣磅礴
而會鬱于斯歟同遊者胙城貴子養性山陰朱
子儁甲申十月初旬王鐸書

擬山園選集卷之四十二 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四十二
曦影半不灼射又周折北八十步卽二潭可見
者石如鳥如豹如蛟如獅漢激與潏瀨雷霆戰
擊鼓鏡金鍊訇濑駭人較前潭益猛武其色變
之而黝矣又曲脊虵上仰面行步倚木石下瞰
卽三潭森角疏厲聲澎湃起丈者闔闢于坯塿
狂跳盤陀七八尺者旋焚輪者如大甕者如屋
柔者濶濶泐泐其不可見者疑脊神物鬼工衝
鞭險阨千蛇噬齧碎硤礪于斷齧間皆碧黛
散爲白大球小碎爲珠羯珠其中可懼也嘻天
地狡獪故爲此谿訝不獨拳曲擁腫其所已簌
蕩陰陽威侮宇宙孰謂造物者之玄靈固可測
乎哉若夫香風下起巖峭異花四面蠹疊我輩
身如飛羽煙嵐亦與之空湧輕噓或冥或合則
空澹之致又一觀矣非蘇門西北之瀨氣磅礴
而會鬱于斯歟同遊者胙城貴子養性山陰朱
子儁甲申十月初旬王鐸書

擬山園選集卷之四十二 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四十三目錄

世家

關帝世家

擬山園選集卷之四十三目錄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四十三

孟津王 鐸覺斯甫著

世家

關帝世家

帝自屬曆始尊為帝不書王者何帝不王不
書侯者何不取操不書伽藍者何不書幻存
信史也鐸戊辰冬夢帝端坐迎而起乃命作
傳面黃白無紅色不似世圖為渥丹且曰世
傳二事兮生所無又未言何事意延津刃醜

華容縱曹事耶帝何日不欲殺曹先王與獵
卽勸殺而肯縱之文醜同先王統兵醜爲曹
殺史可據斬貂蟬則傳奇形容帝之正諸書
無考帝於書無不閱而嗜春秋尊扶正統孔
子家灋也今廟靈赫奕自王后學士武臣嬰
兒遠狄遐荒之類無不敬事孔子謂人之生
也直生爲畱世之生非帝之謂邪太祖鄱陽
之夢成祖北征本雅失里古記呂夷簡蚩尤
皆不書不書傳書世家者何傳非禮也陳壽
傳多遺漏搜閱諸書補壽不及且已備後之
增定二十一史者

帝姓關諱某字長生夏字雲長解州寶池里下
馮村人或謂夏龍逢裔也生卽神武正直鬚髯
美而長好讀書左氏春秋皆上口某爲不義螫
人人不敢嚮邇帝殺之避於涿郡人張飛相及
善帝長飛兄事之時漢宗室先王家大桑樹下
胥大志三人相與定交皆畱人敵同寢食歡若
骨肉侍立衆人中竟日不去中山大賈張世兮

蘇雙呂多金與之先王由是得結豪傑黃巾張
角起衆數十萬置三十六方從鄒靖討之胥功
并州牧董卓亂少帝立卓弒何后鳩帝關東多
舉兵討卓帝誅卓將華雄於汜水公孫瓚在薊
先王故人也依瓚卓誅瓚得爲兮原相袁紹破
瓚界橋管夾圍孔融曹操擊陶謙瓚融謙俱懇
先王救卽往救先王胥兵千餘謙又呂丹陽四
千益之表先王豫州刺史謙卒卽領徐州帝與
翼德爲別部司馬周旋艱險不避袁術遣紀靈
來爭徐州先王自將拒術使帝代翼德守下邳
行太守事魏書曰呂帝領徐州誅呂布又偕帝
依操於許都操表先王爲豫州刺史獵罷衆散
帝勸先王殺之此博浪椎也令從帝得果所殺
奉獻帝令天下誰敢動者或勸操圖先王與帝
曰備雄才得衆心關張羽翼爲之死用也操不
從先王知操覘已閉門種蕪菁旣謂帝與翼德
曰吾豈種菜者乎夜同帝皆去董承授帝祕詔
命借先王殺操承事洩先王討操帝殺刺史

車胄操密遣劉岱擊先王先王曰岱百人無能
爲也操自擊先王奔紹下邳拔使張遼致帝帝
無堅意姑與約者三止降漢給嫂俸辭歸劉蓋
未知先王所向姑就之胄間可刺則刺之耳操
依約還軍官渡考屬榮陽操帝偏將官野宅三夫人

隨焉帝秉燭達旦操見其事嫂謹敬之與操書
因劉豫州胄言尉佗秦小吏耳猶獨立不詭某
啞啞飛鳴翔而後集寧甘志小人下使明公威
德布天下幹旋漢鼎窮海內外將操下風沐高

義矣獨某兄弟哉瞻棟某白操壯公爲人知其
志必不久畱欲用帝不得使遼伺帝帝曰吾極
知曹公待我厚朕吾受劉將軍恩誓共歿豈可
背乎立效呂報乃可去耳遼曰儻玄德死何所
歸曰願從于地下又爲書與文遠曰魯仲連東
海匹夫耳爲齊下士且恥不帝秦今爲通侯列
漢元宰獨可使負漢耶子休矣遼欲白操恐殺
公不白非事君之道乃嘆曰曹公君也某兄弟
耳乃白曹聞之曰事君不怠本義士也義之紹

不納田豐諫數操罪遣顏良攻東郡守劉延操

救延至酸棗後名延津使帝與張遼先鋒欲召試帝

帝銳甚望良麾飛馬刺良於萬眾中諸將無當

者操歎曰關將軍真神明也未知先主在紹故

也頃之先主與紹騎將文醜將五千騎至操召

六百騎破之操斬醜圍解世傳為帝斬醜未按

魏志耳操表帝漢壽亭侯贈愈腆召書報曰明

公布大義於天下速取自樹非某之所敢知君

猶是漢也某敢不臣漢哉敢擗嘉命之辱至是

帝微知先主所在曰心在人之中日在天之上

心可自昧乎盡封還操賜為書謝之曰某聳主

憂臣辱主辱臣死曩所召不死欲得故主音問

耳今故主已在河北此心飛越神已先馳惟明

公察之千里追隨當不計利害謀死生也子女

玉帛之貺勒之存丹他日召旗鼓相當退君三

舍意者亦如重耳之事秦繆者乎某謝帝遂奉

嫂奔於紹眾軍請追操曰天下義士也各為主

勿追帝羈操七月不肯害率遼餞經關守將

孔秀孟坦韓福卞喜王植秦琪蔡陽榷者俱斫之周倉來歸倉傾心事帝會先主翼德於古城

屬河北

先主將兵復至汝南操來攻兵敗偕帝

依荊州牧劉表表使將兵新野始聘諸葛亮為

軍師帝翼德不見其才恐交太深洩密語不悅

先主曰孤豈孔明負胥水也願無復言表病卒

先主不取操軍至新野表子琮曰荊州降是時

先主屯樊不知操卒至至宛

今鄧州

乃聳遂將衆

過襄陽將南渡荆人多歸之比到當陽

今荆州衆

十餘萬操恐先主得江陵軍實輕軍到襄陽聳

先主過操急追一日夜行三百餘及當陽長坂

先主棄妻子與數十騎走賴翼德趙雲力先主

得趨漢津適與帝船遇濟沔共至夏口與江夏

守劉琦合帝因顛沛江漢間謂先主曰共獵不

殺若從某言當無今困先主曰時亦為國家惜

之耳若天道輔正安知不為福耶先主知殺不

能脫故雅言也操號共八十萬下江陵孫權在

九江觀成敗孔明往激之且曰雲長精甲萬人

琦戰士不下萬人并力操可破也權曰周瑜程
普魯肅將兵三萬與俱是時先主與帝在武昌
西樊口將三千差池在後恐未能破北軍耳操
初戰小卻次江北帝軍南岸瑜用黃蓋策蓋艸
書與操別載江表傳先書報操欺曰欲降乃風
順縱火火舟及岸營皆火操狼狽遁先主與帝
等追至荊州之南郡先主遂奔江南諸郡初先
主奔吳論者料權必不容程昱言備有英名關
某張飛皆大敵也權必資曰禦我後果狀先主

表琦為荊州刺史用魯肅策借荊州曰觝角操
楊儀降帝與琦征武陵長沙桂陽皆降琦卒權
表先主為荊州牧權進妹先主瑜謂權曰玄德
關某蛟龍得雲雨非池中物也權不納亾何擗
帝襄陽太守盪寇將軍張松勸劉璋結先主拒
張魯龐統贊之畱帝與孔明翼德趙順弓守荆
先主入蜀帝與操將樂進文聘拒青泥聘攻帝
於漢津燒其船於荊城詔諸葛張趙俱西獨畱
帝督荊州事先主取益州賜孔明暨諸將各金

五百斤銀千斤錢五十萬錦千純馬超降蜀帝
書與亮問超才恐超素跳梁曾合羗帝淡慮之
爾答曰孟起兼資文武亦為雄傑黥彭之徒當
與翼德並駕爭先猶未如髯之絕倫逸羣也帝
修髯故亮云公悅示之賓客或謂亮曰此籠帝
亮豈不淡喻帝非常乎亮未可知也帝嘗中流
矢左臂創愈陰雨復疼醫曰鏃毒入骨當破臂
鏃骨毒可除耳帝伸臂令劈適請諸將飲啖皿
流盈盆帝舉炙酒言笑自如先是權欲取蜀先

主止之遣瑜率兵過夏口又不許帝屯江北翼

德屯姊歸

州今歸

先主屯孱陵

今武

權不得西召

瑜還怒帝守江陵魯肅屯長沙陸口鄰帝全琮

亦陳某可討之計及是權遣諸葛瑾求荊州諸

郡先主不許權置長沙零陵桂陽三郡長史帝

盡逐去遣使為子字女帝罵辱之不許權益怒

遣呂蒙督鮮於丹徐忠孫規等爭三郡蒙遺三

郡書長沙桂陽皆歸零陵郝普不從先主引兵

又曷至公安令帝將三萬眾入益陽爭三郡權

進陸口普聽及鄧玄之說降權聳帝在益陽慙恨甚魯肅請帝會欲語荆州事諸將皆曰燕離巢脊隼之憂鼃離坎脊蛇之患况翔千仞而游四海乎帝曰兵見疑止領周倉往坐定酒酣肅曰吾主資豫州土地人力乃愆德隳好今藉手四川矣帝曰烏林之役左將軍在行間戮力破操豈得徒勞無一塊土而將軍來收地耶君但言荆州不言破曹之功當酬乎竊為將軍不取也脊一人坐上起或曰卽倉目裂拔劍言曰夫

土地者惟德所在何嘗之脊肅厲呵之曰爾豈能為樊將軍乎倉曰樊將軍亦何難為帝目攝使少後從容謂肅曰昔高帝除秦光武驅新呂脊天下吾主帝室之胄百戰僅脊一州卽封土亦宜而孫討虜擁大江呂東此乘亂搶割之耳天命未改尺土皆漢脊也吾久不問君取吳君從吾取三郡乎帝為禮而別相持久未戰旣而操將攻漢中先主恐失益州求和於權權使諸葛瑾報命復好分荆州呂湘水為界長沙江夏

桂陽呂東屬權南郡零陵武陵呂西屬先主操
既定漢中劉燁呂爲蜀新附可圖不朕諸葛明
於治國關某張飛勇冠三軍久則堅不可犯矣
不聽呂夏侯淵守漢中先主殺曹將淵得漢中
稱王操帝前將軍假節鉞京兆金禕等謀殺操
長史王必奉天子欲南引帝爲援不成死操西
征侯音殺南陽太守東里褒與帝連和是時征
南將軍曹仁屯樊呂圖荊州操召仁還討音宗
子卿給音滅音仁復歸樊先主遣前部司馬費
詩授帝印綬帝聞黃忠位崇無望呂斬夏侯淵
起事素非帝倫曰大丈夫不與老兵同列不受
操詩曰王與君侯猶一體輕重各在不得與君
侯齊也帝遂受操帝非較爵位乃欲先主無減
於禮呂鎮荊人耳帝於是使糜芳守江陵傅士
仁守公安二人非忠於帝者帝自攻曹仁操使
于禁龐德助仁德與帝戰帝不利八月大雨弓
地水五六丈禁等七軍皆沒德乘白馬登堤避
水帝駕大船四面射堤上禁等窮乃降德在堤

上力戰半日帝攻益急水益盛士盡降德乘小船欲赴仁營水猛船覆帝擒之立而不跪詞不屈帝殺之卽攻樊城水浸城多壞不沒者數板衆匈匈滿寵曰山水冀不久關某已遣將於郊下所召不速進者恐吾軍犄其後耳不肯棄城仁曰善刑馬與士盟死守帝乘船臨城圍數重帝又遣將圍呂常於襄陽荊州刺史胡修南郡太守傅方皆降於帝襄陽人張嘉王休得玉璽漢水中帝爲之表略曰璽潛漢水伏於淵泉暉

景燭耀靈光徹天遣人獻之蜀初權遣使助帝密戒毋速進帝罵曰貉子敢爾樊破後吾不能滅汝曹耶陸渾豪傑孫狼等殺縣官南附帝帝與印給兵自許召南皆應帝威震華夏操憂之曰雲長昔在孤所孤召義故不殺今殺吾三大將沒七軍還爲吾患不如徙許渡河北召避其銳可乎司馬宣王蔣濟曰關某得志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攝其後許割江南召封之則樊圍解矣操曰善先季魯肅嘗勸權曰操存宜撫

上力戰半日帝攻益急水益盛士盡降德乘小船欲赴仁營水猛船覆帝擒之立而不跪詞不屈帝殺之卽攻樊城水浸城多壞不沒者數板衆匈匈滿寵曰山水冀不久關某已遣將於郊下所召不速進者恐吾軍犄其後耳不肯棄城仁曰善刑馬與士盟死守帝乘船臨城圍數重帝又遣將圍呂常於襄陽荊州刺史胡修南郡太守傅方皆降於帝襄陽人張嘉王休得玉璽漢水中帝爲之表略曰璽潛漢水伏於淵泉暉

景燭耀靈光徹天遣人獻之蜀初權遣使助帝密戒毋速進帝罵曰貉子敢爾樊破後吾不能滅汝曹耶陸渾豪傑孫狼等殺縣官南附帝帝與印給兵自許呂南皆應帝威震華夏操憂之曰雲長昔在孤所孤以義故不殺今殺吾三大將沒七軍還爲吾患不如徙許渡河北呂避其銳可乎司馬宣王蔣濟曰關某得志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攝其後許割江南呂封之則樊圍解矣操曰善先季魯肅嘗勸權曰操存宜撫

某與同仇不可失其援其爲漢與吳計至忠也而呂蒙險賊也代肅則反之屯陸口肅告權曰某素雄驍胥兼并心且居上流其勢難久其君臣不可腹心待也今某所召未便東向正召主君明蒙等存也今不圖後不可得權淡納焉蒙倍恩厚已結某好僞也蒙又疏曰某討樊畱備兵恐蒙圖其後蒙前胥疾今還建業召治疾爲名某聳必撤備赴襄陽大軍浮江晝夜進襲其虛南郡可下矣至蕪湖告陸遜曰某素勇難爲敵且恩信大行兼胥大功膽勢益勝未易圖也及見權權問誰可代卿蒙曰陸遜意思淡長才堪負重終可大任而未胥遠名某必不忌無過是人也用之當外自韜隱內察形優狀後可於是令遜代遜自陸口僞稱美謙抑奉帝書曰將軍之勲振於華夏小舉大克一何巍巍乎雖晉文城濮之師淮陰拔趙之略蔑召尙此狀操猾虜也忿不思難恐潛增衆召逞其心雖云師老猶胥驍悍且戰捷之後常若經敵古人杖術軍

勝彌警願將軍廣爲方計呂全獨克僕書生疎
遲忝所不堪喜鄰威德樂自傾盡雖未合策猶
可懷也儻明注仰脊呂察之帝直諒無私曲信
之稍撤兵北樊蒙因鬪啓形狀於權帝糧少又
取權湘關米

一統志曰屬長沙

權自將兵令孫皎在後

繼蒙呂助曹仁都尉孫桓攻帝於華容誘帝損
兵五千牛馬甚衆世訛呂華容縱曹亦弗思耳
方曹之始徐晃屯宛也于禁陷而晃至陽陵陂
帝遣兵屯偃城晃詭遣作塹示欲截後也帝率

兵燒屯引去晃得偃城營稍前晃營距帝營三
丈所作地道箭飛書與仁消息屢通是時遜晃
在帝左右皆帝大敵勢岌岌矣帝與晃脊舊至
是遙望共語晃詐但說弓生不及軍事俄令能
殺帝者予千金帝益備權內憚帝外欲呂爲已
功乃爲牋於操乞呂討帝自效乞勿洩懼帝備
也董昭告操曰將應權呂密實內露之若還自
護可獲其利益欲公與權鬪而呂渙人收功卽
命晃呂權書射樊圍內及帝屯仁又呂書射示

帝帝果猶豫不能去操駐軍摩陂帝圍頭胥屯
又樊北別屯四冢晃揚聲攻圍頭屯密攻四冢
帝見四冢欲壞自將步騎五千出戰爲晃所敗
晃追帝俱入圍中帝撤圍走於是呂蒙至潯陽
盡伏其精兵艍艍中使白衣搖櫓作商人服晝
夜至帝所盡縛江岸屯候是故帝無報者不聳
其至靡芳傅士仁胥罪帝言還當治之南郡城
中火焚軍器帝又責芳二人皆噤而妒帝蒙使
虞翻說之悉降因得入江陵解于禁囚得帝與
將士家屬撫之帝聳南郡破卽引兵南還曹仁
趙儼見帝孤迸恐生患于已不追操亦命狀帝
數使人與蒙蒙遇使厚待所獲家屬亦厚或手
書曰信示帝使者還將士問之知家人無恙且
厚於乎日故士無死鬪心權封蒙孱陵侯遜鎮
西將軍諸長史皆降帝連呼劉封孟達援助不
應帝西退保麥城地象曰在當陽東四十里玉海曰楚莊王築權使
人誘帝帝僞降立幡旒爲象人城上棄去兵皆
逃散從之者止十餘騎權問吳範曰某竟當降

否範曰彼豕走氣非真降也權使朱狀潘璋斷其小徑候者數曰某已去範曰雖去不免問其期曰明日日中到臨沮往夾口帝與子弓都督趙累等爲璋部下馬忠所邀帝素善愛士卒周倉弓劓殉權欲活帝弓敵劉曹左右執不可與子弓崩於章鄉初帝圍樊夢豬嚙其足曰茲出當不還惜哉其言竟驗矣蒙將受封忽據權坐厲聲曰鼠輩識吾否吾自破黃巾來縱橫天下三十季汝詭計圖之吾生不能啖汝肉今當追賊魂吾關某也權與將士羅拜地下蒙口鼻流血卽死權弓侯禮葬帝玉泉明季正月操聳之喜曰孤無憂矣忽驚仆地良久蘇懼甚贈帝荆王弓王禮葬帝洛陽城南十五里後帝子興陣遇潘璋擒其心弓祭得士仁芳斬之馬忠自歸先主命興手斬之招魂葬帝冪里橋南帥諸將伐吳爲帝報仇陸議敗先主于猊亭還負腹卽白帝城也帝子興嗣興字安國少季多聞亮器之弱冠爲侍中中監卒子統嗣尙公主官至虎賁中

郎將卒無子曰庶子彝續封按後漢景耀三季
謚壯繆宋崇寧元年封忠惠公大觀二季加封
武安王加封義勇武安王我神宗始封三界伏
魔大帝神威遠鎮天尊加冕旒如帝制云

王鐸曰余憑弔當季蓋權爲操所愚而陽用之
也假若權念漢鼎傾側爲漢佐命思勒名於旂
常與帝等誠心相結比翼連衡操如赤壁亦奚
不可計滅則漢之寶籙可曰再熾一何偉也權
卒陰賊自利昏而不出于此朕權無足怪也昭

烈擁重兵於蜀胡不命武侯在荆一決策一制
敵曰保無虞卽不朕當於操欲避銳時使翼德
子龍二三虎將來荆協贊又不朕亦當偵探赴
援於初奪南郡之日何恃而令大將孤懸江南
水山隔絕於數千里之外哉武侯兮日不諫臨
危又不聳遣將接濟亦不得辭其愆矣更可恨
者靡芳傅士仁劉封孟達不合力救拯或降賊
或坐視令失雲之龍爲狐鼠所侮卽妬功獨不
念食昭烈祿及出孟德待帝下乎羣奏爲阨人

謀不臧不得引罵婚爲招也卽不罵婚而婚之
昭烈不嘗婚權妹乎究竟何如魏略曰亮早知
荊州次當受敵夫旣知之矣疎略不備至今餘
憾區區在此耳予又觀亮與帝似不勝厚者亦
春秋責備意也朕則帝不死荆不亾瞞不得手
竊大物或者非天滅漢祚意乎數之剝窮天且
弗違而况於人可見操用權而天又用操也總
之皆天也故天曰令名生帝廟制帝王血食徧
天下洗陰邪而扶天嗚呼天亦賴帝多矣
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四十四目錄

傳

鄭太白傳

劉溶菴公傳

呂太公傳

吳還澹傳

朱慶泉傳

趙養高陳蓋吾傳

李公玉夫傳

丁孺人傳

擬山園選集卷之四十四目錄 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四十四

孟津王 鐸覺斯甫著

傳一

鄭太白傳

鄭公之玄字太白晉江人舉壬戌會試進士授
簡討性澹曠不言人過讀書喜爲詩焚香獨坐
不問時事時人莫之測也庚午典江右試陞贊
善觸政府久嗾嗾不釋或謂公曰公何不蚤自
謝公曰今之君子足不蹈權者門吾見亦罕矣

今日利鈍聽之而已安可承顏卑膝博其喜將
呂不喜爲不幸乎哉吾甘于離愍逢郵矣彼蹈
佗人門掃焉者其無足怪因借岷藩差呂避之
入楚益流連山水灑然自異力于詩呂書貽黃
東崖道兮昔之交言近日多執利鮮真朋嫉賢
妬能良有憾也夫歷車盤至三山年四十四竟
死

太史氏曰太白事母謹貌秀而皙爽朗好飲好
色淡紫自約儼居近大璫覺卽徙居不好利營
私回面汗行飄飄兮寓志于寥廓之外矣是故
卒不訕權力苟合當世使得行其志于鼎軸肯
貶已備員碌碌無所發明耶至今味其詩秀逸
孤上嗚咽有足悲者入朝見嫉意實怏怏宰相
終無薦拔且陰擠之不亦傷乎而太白止呂詩
知名噫

劉溶菴公傳

溶菴劉君甲戌殿試第一名修撰湛六劉公理
順父也上世洧川人徙杞花園鋪二世義三世

鑑四世汝忠官典膳五世某生六人季爲承緒
六世承緒生溶菴君諱清源弟正源至君始業
儒治春秋上六世皆明農君修軀接人溫恭狀
外和內介不喜逐時趨上下其所稱述必氣節
廉方有義槩者汎掃一室于鄉曲磊落高寄取
古人書博揆肆覽室人緝緝佐讀學使者試擊
節其文晉多士楊公至獎其行潔旌其閭鄉人
過而式之家無餘侍而好施親串之困者分之
墨墨自祕也蔡姓欲售產齋裝爲貿遷君不受
其券與之其人謝曰吾見子有憔悴可憐之色
何重令人苦無所洩乎我家胝胝鬪汗菜菔數
晦中田堇亞庠錢鏞不枵咿唔之腹無多畀子
何謝耶三季蔡之子不安進前券君笑曰區區
何足計哉復畀蔡某君亦不受其息社及某其
季爲豪族給之攘其宅持季甚急君忼厲不亏
曰鉤鉅人己爲利傾其棲託俾人無立錐地汝
不見武安滋驕宅甲諸第諸侯奉狗馬玩好竟
殺于鬼其人何若公等少畱君己賣服金數十

又醪同社助百餘金竟贖歸季八入秋試不利
返而歎曰老驥千里今欺我耶遂巾其車不入
城圍矣性喜成人僉憲李公坐髻君見而異之
口授經呂黌序不能久胥李君爲賀僉憲感之
終身初君應童子試縣尹某持其文口讚不已
謂君之父曰爾胥子矣後必大爾門君性孝事
父醢羹菽藥必嘗叔癩疾選父君解而得其霽
色狀後已君之向慕大約如斯季六十一終子
四呂湛六公贈翰林修撰儒林郎云君之沒湛
六彌厥月狀時讀其遺書呂胥成言之淚淫淫
下

太史氏曰造物所不惜者濁富苟且之功名耳
故往往輕呂與人不多愛惜獨文章一道恡之
不多與與之矣又未必貺之呂義槩若胥錙銖
呂較焉溶菴呂彼行義鬱前焜後卽湛六之文
與德天所爲用心挹注者斷斷如也湛六之大
業方起其緒天正示其不恡之意其所呂炎溶
菴者遠矣詩曰永錫祚胤嗚呼天之待戴義者

其無爽德也如斯夫

呂太公傳

紹中呂太公新安人南京兵部尚書豫石公父也家貧呂文無害爲邑功曹與人不忍傷事母謹甚韋韞而治饗上食母病屏營不能安竟廢匕箸已而得異藥病良乃復初母肴所督過則長跪謝卽細焉棋棹脯脩棗栗母未食不食家稍稍起公之隣給事郭貴幸方盛沾沾自喜欲噬公之產公持不可給事心怒多方思肴呂傾

公使舍人辱公岌岌狀肴折脅摺齒之執窘困數日幸不歿公笑曰彼強暴好螫人其天性耳雖辱我我第忍之唾婁師德者何多焉狀而給事侮不已又數季豫石公計偕癸丑釋褐公不呂之喜給事佯與公交歡迎勞苦從容曰紹中公長者哉鄉奴輩爲之奴輩駭幸勿呂爲意於是多所餽進公堅不納給事曰奴輩使酒罵坐何酷耶卽吾亦悔念之吾爲足下筆若輩何如公曰某不佞公幸念我况吾家落兮生踉蹌退

讓不敢爲剛戾忍詢事安敢生釁呂傷貴人之
心繇是里中呂公厚凡事質成豫石爲李官于
竟公戒之曰廉吏允之苛吏擊之今天下大冠
若箕不呂擊著而博功名復不畏強禦者幾人
歟豫石奉教惟恪兮反者公默脊挽救旨也及
豫石螫于逆豎呂文部郎家居公闢一園于漢
函谷南與二三老叟耽翫古史飲酒遺故舊爲
笑樂性喜急人卽不故識不欲傷其意傾身爲
濟不告紂也士貧無訾呂市書民貧不能具婚
者公傾裝解其輦蹙寇荒洊臻公復割地五百
畝爲義田呂瞻舉火者呂歲之不熟割粟千餘
錢刀二百二十千餘所生貧士民一畷七百六
十人又呂三百金構廣仁橋于牛庄甘泉嶺煤
井大雨雹陷井口不出者十三人已七日矣妻
子皆哭公命疏其斂口經七日俱不歿其拯物
不害多類此胥司重公鄉飲揚觶公董一至之
再請公持不可曰呂吾耄而豈從騶從操胥司
諸大夫權持其短長也者豫石公呂勁直爲南

大司馬公書戒之曰而身國身也我胥田一塵
可呂供餽粥而努力戎行勿呂老人爲念豫石
公體太公意夙夜急繕士伍不敢怠如給事之
欲甘心公者給事死皆不薄視呂德報怨給事
之怨家睥睨給事後至于訕要撓膈難在眚睫
賴公爲翼蔽得解公善節長軀豐下鄉人皆望
公乳脯我百餘歲無恙也而公遂逝

太史氏曰聿紹中太公幼寐于廳事壁傾不歿
應選幕職中途呂念母歸夫其孺慕不懈胥怨
不報而仁匡焉不其難哉公好孝經諸史書豫
石與弟越石惟處于嚴君之塾胥繇來矣故仁
孝所蘊莖施于鄉曲若渺小耶假令得呂發攄
于胥位充其心雖無一物胥害可也狀而豫石
業已攄之矣古今之不得兼善者獨一呂太公
哉雖狀天呂大呂氏者固未可量余所呂傳太
公者小矣

吳還澹傳

余自秣陵交吳飛卿得其父還澹君行事余獻

久之曰斯人也非執利中人也不可不傳君諱
日章號還澹弱冠爲歛諸生胥聲父湖豪于詩
慕神仙之事家遂匱人多從學于還澹君稍稍
資朝夕而不能容人過呂方見憚朋爰與諸弟
子皆敬事之狀雖任氣狀否不苟姊將嫁不給
于具竟呂妻之珥釧給之無窘色兄亾侄不克
立鬻其廬遂呂館穀贖焉俾數世居之無恡色
邑強胥力噬君橫甚縮取其祖塋地人皆呂凶
怨退君銳起謂兄左海君曰某豈能降旤于我
哉必欲恪先人之舊塋未可改也斧鉞刀墨敢
加我乎遂泄誓無餒色竟不與強者色狀而止
歛之倪令欲毀文廟呂濶其廳事一人噴私室
不敢出一言持令短長往見廣文廣文不敢胥
詆訛往見令令倨甚諸生縈承意恐思無能伉
厲不屈如君君無思色爭之力頃之學使者至
君語諸生曰學宮也籍也乎哉我輩焉故猶籍
之無我輩焉故則必泯其楹礎而鞠之艸矣先
是令倪已入白學使而學使卒躋君言曰其勿

毀其勿毀或橐金丐君求獄之無陷也君無欲色曰吾屬厭于而賅而操邑大夫權耶是何爲者耶曰利污義是可忍也或人侍至莫口不忍復言獻金蓋慕仲連蹈海之事歟君又十季青衿入試南畿左海君卒至侍郎而君曰詩遨于山水間竟貧且老卒時年七十二

太史氏曰徽俗驚于利賢者疑焉還澹君身隱矣氣不辱胥守心而無骯行至于厲鬼遜匿物且敬憚之豈非曰其不愔愔于利耶若夫解紛教人灑濯其志不厭私縱回又胡可曰弗淑者餌而誘之嗚呼其人其事吾不得而見之矣

朱慶泉傳

余及朱君遴每道其父至性倜儻胥過人者其容蹙狀似重胥憂夫世之靡靡久矣薄于骨肉而厚于朋及者不少也性職涼矣顯名奚貴焉君遴之父慶泉諱文宗字蔚如新安朱夫子後上世遷山陰試輒不利于胥司曰訾爲禮部儒士父北泉公命之曰汝自踐石曰上皆謂汝事

父母謹汝之學不能豚蹄滿獲汚邪其往上都
選無嫌騏驥之局轅下乎君乃拜遙往囊中攜
金五百累累也喜訑者睥睨久之給君以大工
之役詘要撓膈灘狀誑而去君于是鬱鬱久居
長安裘敝車耳不得選以書致北泉公久之且
病北泉公心動曰不腆之金迹者在矚睫幸不
嫁禍吾子子無恙足矣乃買騎北上道路阻遠
勞頓滑其中歿于京君仰天大聲呼曰父之不
季天之虐也君我故而河魚腹疾我之愆也乃
益憤于憂謂禍且百于訑人矣於是日彷徨絮
泣漬于枕裯有歿之心曰父為我一旦先我填
溝壑其何君自託世乎予何君生為亦歿京邸
時季四十五也始君憂母鄒病取刀割股包而
羞母母起且畜藥君蘇人分廩君飽人見人之
陷于厄銳身急難有負者則嚙喏而笑曰貴天
下之士者有所救無所取也他人即有取者而
我卑卑為之哉乃焚券卒不問
太史氏曰慶泉君之遇不遇是有數焉孰是本

實之撥而華是哆生不沒沒而死能佼于孺慕
也不謂之達者乎不狀動色于錙銖必不能損
已益物不能敬身而聲色狗馬湎酒蠅貨已隕
其身其死而胥知也卽欲負韃矢爲慶泉君先
引余知君必叱之矣今君遴勉自貴重爲人良
胥已哉

趙養高陳蓋吾傳

趙遴字養高陳尙表字蓋吾俱孟津人其人之
謹與拓落不同品行足稱余不忍泯泯狀于蓬

蒿也養高世居邑東鐵樓長余四十歲通古文
尙書已流俗無足問者恒攜其文向余談余摘
瑕攻楛不齟于中就余于西煙寺日夜尋誦六
月未嘗怠倦學徒相隨已數十人兢兢不敢爲
惡馴行恭謹似石奮之爲人他邑諸儒質行皆
自爲不及也儉約廁牖中帚亦自澣之無他大
略飲至醉不出莠言兮生不妄取一毛亦不已
一毛予人狀非譏也季七十甲子舉鄉爲襄城
教授陞昌黎知縣而卒而陳蓋吾拓落已俠聞

蓋吾居邑西之穀巘出穀水古穀城卽春秋會
盟之地也家故縈封爲邑小吏好結交粗覽傳
記假田播殖調宗族之窶者朋爰胥小嫌爲解
之曰人孰無急難胥疾親爲傅匕劑調藥上官
至雜勤簿正乘禽廚傳上官謝蓋吾曰不腆蒲
醢何敢煩大人相勞耶恤人之飢寒佐其緩急
予貧時館穀予予讀書于山莊季餘通人大會
賓客往往延蓋吾升上坐身長八尺高眉多髯
談論風生人人恨交之晚也後爲曲沃主簿安

慶知事朔州衛經歷蓋吾不私藏散之親爰者
多曰我農家子邀一命之榮豈宜專己爲利乎
客至擊肥豕舉兕觥盛陳供具相對爲歡豪爽
自快也季六十二卒家無冠蓋之遺而鄉里謳
吟思之行路者猶口碑焉其人亦可知矣

太史氏曰衛綰己戲車爲郎醇謹無它魯朱家
家無餘財趨人之急甚于己若石建書馬尾不
懼獲譴死條侯得劇孟曰得之若得一敵國信
哉是言也朕皆不能大胥所揮所爲操縱不相

蓋吾居邑西之穀巘出穀水古穀城卽春秋會盟之地也家故縈封爲邑小吏好結交粗覽傳記假田播殖調宗族之窶者朋爰胥小嫌爲解之曰人孰無急難胥疾親爲傅匕劑調藥上官至雒勤簿正乘禽廚傳上官謝蓋吾曰不腆蒲醢何敢煩大人相勞耶恤人之飢寒佐其緩急子貧時館穀予予讀書于山莊季餘通人大會賓客往往延蓋吾升上坐身長八尺高眉多髯談論風生人人恨交之晚也後爲曲沃主簿安

慶知事朔州衛經歷蓋吾不私藏散之親爰者多曰我農家子邀一命之榮豈宜專己爲利乎客至擊肥豕舉兕觥盛陳供具相對爲歡豪爽自快也季六十二卒家無冠蓋之遺而鄉里謳吟思之行路者猶口碑焉其人亦可知矣太史氏曰衛綰己戲車爲郎醇謹無它魯朱家家無餘財趨人之急甚于己若石建書馬尾五懼獲譴歿條侯得劇孟曰得之若得一敵國信哉是言也朕皆不能大胥所揮所爲操縱不相

濟耶卒小遇厝一官沾沾自喜功名如此固器局各各就也彼士之遇合尙不如二子者老死無聳何可勝道哉艸肴莘肴藟獨食爲害合食益壽可爲半不可爲全二子之謂也雖狀肴激無激其亦羞用巧衛者乎

李公玉夫傳

余謂諸生聳通顯者聲勢震厲其弟與子張其烈焰斂鄉里產如羶肉卽親戚膏腴亦不免里人傍徨不敢言余未嘗不盱衡長嘆也玉夫李

公聳里中人稱長者作玉夫傳玉夫睢州人諱汝成父仕嘉靖亞魁遵化令紹興貳守弟汝華戶部尙書公蚤季爲諸生文而速邇爲光祿丞築室父墓側哀哀廢蓼莪也嘗謂人曰勤家而獵人之肴何已繕身身之不繕將焉亢宗宗之不亢且已賈郵賈郵則不祥我惟兢兢上世之舊是守敢肴爽義歟於是賣田者不第不虧其值且厚之戒儉人勿已貨致人田一切營子母錢鉤勒繫人拷繫法蠲不忍爲鄉宦之饒也半

呂無義赫蹠汨曲直而利攫之胥司稍拂意旨
憊人咤咤于堂民不堪命公曰同井里非親戚
則故舊也何忍倚爵位剝亂于下使羣爲不弔
之人呂溷胥司耶居胥間范國學爲人命王鹽
商持金千數求公援公拒之遠近呂錢刀至或
納貲投門役知公不呂自黜皆退郡人楊立山
爲南宮舊令公父之執也病革子呱呱迨子殤
而族之眈視者欲斂之呂爲快公曰不可予之
室予之衣穀盡如夫人餘季予之翼蔽復賣田
若干畝呂奉立山皿食而鏤諸石先是睢之俗
惑於堪輿家言無後者弗許窆之祖塋公許之
曰我大小宗若木之胥本根惠徼于先人呂蕃
衍我族姓呂胥今日而距之呂得罪于先人可
乎葛藟猶庇之不許何爲及人饑救其饑婚葬
不給佐之見窆人者械而致之公惻狀曰窆人
者一何忍邪必欲怨讟于人得志焉呂自肥吾
憚其甚也陰爲之周旋所馭內外千餘指公約
之戒曰持家不類諸從不則諸從不則利取必

濫利取必濫血氣為毒所已患也人情不遠我
愛鼎人不愛田也哉所藝園圃不求廣止花木
數者曰萬事難足百季胥盡我何敵其神斂人
之胥貽厥後也且斂人貽後何適而可州守拜
公憲老之禮後亦不復出公之子夢辰戊辰進
士為太僕卿

太史氏曰華廡弟子之侈張其田龜貝菽粟金
錢刀帑之習若火之燎人其積漸久矣聞之百
季內胥道先輩敦和遜守清絜恥為暴婪里人
望之不知為華廡姓氏也噫何其盛乎自是之
後富埒侯王而動色錙銖孤兒寡婦不為少恤
抑氣運之變使狀邪噫後之人聳玉夫公之風
者亦少知愧哉

丁孺人傳

丁母者吏科給事中宋公玄兮母也母之父某
母已給事君尹陽曲受封故得稱孺人歸商丘
辛卯舉人山東福山令宋公諱沾偕元室張孺
人事福山公于邑福山公治邑恥潤于錢刃一

意爲民爬疴而媮之故瘁而終于邑囊中枵狀不能棺邑人哭于寢門曰孰胥爲令而不能殮如我宋公哉斂錢曰棺母之姑齒漸垂老矣給諫公齒方八也扶櫬旋家家徒壁立數畝蕪穢不治尋張孺人亦歿母泣雨下曰所不卽從夫地下者胥藐孤在我歿宋氏將不祀無乃貽先夫子戚吾豈不知歿所乎舅一吾子才賴吾子之成立曰爲吾夫之百季胡不可否則吾早已佐黃泉供螻蟻矣於時單門脆弱陵侮者多母之舅太公大耋不能出門巷外倚一蒼頭某內倚一孤兒宋祚蓋岌岌狀母乃勤其十指力于紅命蒼頭曰未亾人無黃金珠璣綺繡也非吾夫守一邑智胥所困也曰吾夫不辱于義故遺我曰貧我實安之爾勿謂折風而扞其持釧環去買牛種趙我廢田買書誘此五尺兒咿啞也蒼頭頓首謝曰小人受主人恩食母之食歿不敢負主人天下孰胥爲令不牟利而妻子饑餓者耶蒼頭于是力諸原白汗交流畊耨溪易稍

供饗殮母繇是柔顏曰奉舅太公曰吾失子而
丁氏婦胥禮饋粥不失其事我甚善是吾唵嵒
莫季無子而胥子也爲之加七筋於時胥媪某
氏叔之妻也孀者無男念母之熒與母居紡績
之聲軋軋相聳一日媪謂母曰而助而夫廉甚
善乃今揮樵篋筥空焉晝力夜作至于蓼粒莖
莖口之餌也廉何效哉母解之曰天惠顧宋氏
三尺兒足矣吾惟不愛黃金珠璣綺繡故至此
耳媪笑曰丁氏婦之言良是吾見不及此相與
勸子就傅夜督責子子目倦則呼誠之遇字之
不識者母泣曰使而父在當口授兒加之淬砥
必期曰華宋氏之宗淚漉漉焉不能止媪來亦
泣給諫公尋錚錚操筆研與同學諸少年角歸
而母必視其文文胥丹鉛爲傅所賞卽喜胥塗
倒鉤竄狀卽泣責之曰吾望爾之照耀不加之
羽毛安能高飛不如吾早曰鬢從棺木傍也堅
忍艱難吾豈不知歿所乎給諫公亦泣尋給諫
公爲弟子員矣於時太公季九十四摩頂喜曰

吾老人於世恐無多日半生悒悒笑口今爲一
開天贊我哉尋太公歿凡給諫公之父祖父祖
母叔元室母又喪母皆肩之弗墜禮給諫公舉
辛酉賢書乙丑會魁己陽曲胥令績擢吏垣皆
母之力也四月十三日母生日給諫公捧珠璣
冠綺繡裳服長跪舉觴上壽母始喜爲之飲滿
方在陽曲也聳挫楚聲每爲戒之尋邊烽徹城
陬中外惶愕母無懼容曰爾戴冠繫纓異於藜
藿時所飫乃疇之祿拜官者不計身家胥劫于
此土耳其未亾人何惶愕爲尋牒下買鉛母曰勿
爲開采事不記而父福山時礦之旤民力爲禁
遏爾爲扞止無駭國人甚善給諫公俱奉命惟
謹一衣一食厚報孀媪母聳給諫公艸疏恒勉
己報國大義給諫公獵纓正襟再拜稽首請曰
母豈不知歿所而弔傷劬楚所己成孤也權敢
暗于職事己戚我先君他日何面目見先君地
下

史氏曰語云健婦持戶信哉是言也朕婦之持

于席溫貽腆之家又未爲難所司馬遷言非
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故婦人子狀一身耳吉凶
慶弔芼醕耒耜詩書能措拄之而成脊當也其
勝于經溝瀆者脊已也狀世亦脊寡婦事舅姑
哺幼子而不能上術下燕俾子鰥于脊位者非
勤渠之少所爲識力缺而大義未曙且篤也宋
母式穀其子其心豈第已金紫焜耀已哉不謂
之謂婦中之丈夫不可狀歷畷困厄而持宋氏
于脊成鬚眉丈夫又脊未必勝斯任者也嗚呼
不益徵天之之不負砥節者哉

擬山園選集卷之四十四 終

掛山園選集

卷四十四

五



